

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

# 邓家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石家河考古队



文物出版社

26.3284  
579.2

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

# 邓 家 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石家河考古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总主编 严文明

主 编 杨权喜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3

封面设计：周小玮

责任印制：王少华

责任编辑：张庆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荆州博物馆编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

ISBN 7-5010-1355-1

I. 邓… II. ①湖…②北…③湖… III. 新石器时代文化—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天门市 IV. K87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7848 号

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

## 邓家湾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 石家河考古队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mailto:web@wenwu.com)

北京安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6 开 印张：28.25 插页：3

2003 年 6 月第一版 2003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355-1 / K·603 定价：290.00 元

ARCHAEOLOGICAL WORK  
AT SHIJIAHE, TIANMEN ( II )

# DENGJIAWAN

( WITH AN ENGLISH ABSTRACT )

Joint Archeological Team at Shijiahe  
of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of Hubei Province  
Archaeology Department, Beijing University  
Jingzhou Museum of Hubei Province

Editor-in-chief: Yan Wenming

Editor: Yang Quanxi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2003

## 邓家湾考古的收获（代序）

严文明

记得在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同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合组石家河考古队，全面规划石家河遗址群的考古工作的时候，邓家湾遗址的勘探与发掘是首选项目之一。这个遗址之所以被特别看重，是因为在历年的考古调查与试掘中，曾经不止一次地出土过陶塑小动物和陶筒形器等特殊物品，而且相当集中地分布在墓地的旁边，这种情况在别的遗址是很少见的。为了深入了解邓家湾遗址的性质及其在整个石家河遗址群中的地位与作用，我们决定对它进行重点发掘。1987年春、秋两个季度的发掘，发现在遗址的西部有一个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墓地，同时发现有一大批宗教性遗迹，从而确立了邓家湾遗址的特殊性质与地位。1990至1991年春对石家河遗址群的全面勘探，首次发现了石家河古城，并且基本上弄清了城址的范围、结构与形状大小，其中西城垣和南城垣的西段至今仍然高耸于地面之上。根据城垣的走向，邓家湾遗址应当位于古城以内的西北角，但是在遗址边的地面上毫无城垣踪迹，估计是后来改造田地和建设村舍时被破坏了。虽然地面看不到城垣遗迹，地面下应该还有残留的城基。为了证实这一推断，同时也为了把遗址的西部边缘弄清楚，于是在1992年春进行了补充发掘和局部的勘探。先后几次考古的结果相当喜人，主要收获是进一步确定了石家河古城的年代、城垣的基本结构，以及在西北角的走向发现了一大批颇具特色的宗教性遗迹，同时还揭示了一个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比较完整的墓地，基本上弄清了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演变轨迹。

1990年春首次发现并确定石家河古城时，主要是根据地面暴露的城垣和钻探的结果，还有西城垣因为挖窑破坏而看到的剖面，再结合整个遗址群主要文化堆积等情况，推定城垣的始建年代应该在屈家岭文化于当地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之后，古城的繁荣时期主要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到石家河文化晚期也许城垣依然存在，但是原有城内的格局和功能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意味着当时也许发生了某种重大的社会变动。通过邓家湾

的发掘，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在第6至第8号探方发现的一段城墙残迹，其下部叠压着屈家岭文化的地层和104号墓葬，又被屈家岭文化晚期晚段即本报告第二期的文化层和多座墓葬叠压或打破，足见其始建年代是在屈家岭文化于当地发展一个时期之后。由于城墙紧贴墓地，所以在使用时期某些墓葬挖破城脚是可以理解的，并不意味着城墙在屈家岭文化晚期之末就废弃了。事实上邓家湾的墓地和宗教性遗迹基本上不越出屈家岭文化晚期和石家河文化早期，这也就是石家河古城兴盛的时期。通过发掘，这个问题总算更加明确了。而关于古城在西北角的结构与走向也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

邓家湾遗址的宗教性遗迹是一项重大的发现。虽然保存不很理想，但是通过发掘和资料整理与分析，还是可以获得一个基本的认识。在屈家岭文化时期，主要的宗教性遗迹有似乎是祭坛的地方、筒形器和相关的房屋建筑等，它们很可能是一个互有联系的整体，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发掘区的大部，而中心当在T10、T11及其附近不足100平方米的区域。在那里发现有两个小土台，其中一个的中部有被烧过的石头，周围的灰烬中有烧过的骨头，还有石斧和彩陶杯等；另一个有两层红烧土面，可能曾经两次建造。它的中部和近旁有三个柱洞，有的柱洞中还残留有烧过的木柱痕迹。这三根木柱与房屋建筑毫无关系而立于烧土台之上，应当是与宗教活动有关的遗迹。特别是在这两个小土台的北面有一片排列有序的扣碗和盖鼎，旁边还有小孩骨架；南面则有许多筒形器残片，其宗教性遗迹的特征就更加清楚了。至于这两个小土台南边与西边的房屋遗迹，在层位上要比小土台晚一些。其中3号房屋北边有规律地摆放着八口陶缸，似乎也应当视为宗教性遗迹。因为整个邓家湾遗址西部就是一个墓地和宗教活动场所，不是人们日常居住生活的地方。有一两所小房子即使能够临时住人，也应当与祭祀祖先或其他宗教活动有关才是。

至于中心区域以外的宗教性遗迹则主要是陶筒形器。这种器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发掘屈家岭遗址时就发现过，只有一件，上细下粗，通体甚高，外面有三十四道箍状附加堆纹，上端有子母口，表明上面还应该连接别的器物。由于不明用途，无以名之，就根据形状名曰筒形器<sup>①</sup>。从那以后发现的屈家岭文化遗址不下千处，经过发掘的也有好几十处，除了邓家湾，就再没有发现过这种器物。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情况。邓家湾不但有这种器物，而且品种齐全，数量极多，还有成组排列的现象，特别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邓家湾的筒形器有三种，一种是粗筒形器，形状和在屈家岭发现的基本相同，只是高矮粗细稍有差别，外面的箍状附加堆纹则从十余道至三十余道不等。一种是细筒形器，又细又长，外表为素面，顶部有尖圆形封口。还有一种筒形器明显分为三段，上部

<sup>①</sup>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64页和61页图四八：9，图版伍贰：2，科学出版社，1965年。

像细筒形器，下部像粗筒形器，中部像球形鼓出，球面上有许多长乳钉，可称之为乳钉筒形器。三种筒形器往往在一起出土，而且粗筒形器上有子母口，说明它们是结合在一起使用的。根据器形推测，理想的结合方式应该是粗筒形器在下，细筒形器在上，乳钉筒形器在中间。或者乳钉筒形器在下，细筒形器在上，因为乳钉筒形器下部可以代替粗筒形器。第三种结合方式可以是粗筒形器在下，乳钉筒形器在上，因为乳钉筒形器上部可以代替细筒形器。最简化的方式就是只用一个乳钉筒形器，三者都可以代表了。不过这种推测从出土的情况得不到证明。

筒形器在邓家湾出土的地点至少有十五处，绝大多数出在灰坑中。其中集中出土的地点有五处，一处中央土台南边，因为太碎，摆放方式不明。一处离中心土台不远的 AT6，一处东部的 AT607，一处西南部的 H28，最后一处东南部的 H59，后两处的情况比较清楚。H28 出土有七八件粗筒形器的碎片，其中可以复原的有四件，下面压着一件长达 95 厘米的乳钉筒形器，旁边还有三件细筒形器，其中两件相互套接。H59 及其近旁出土大体平行摆放的三组筒形器，第一组是三件细筒形器相互套接，第二组是两件乳钉筒形器互相套接，第三组是四件粗筒形器两两对接，另外还有两件素面的残片，似是细筒形器。假如第一和第二组还可以竖立起来的话，第三组无论如何是竖立不起来的。由此可知灰坑中筒形器摆放的情况并不一定是实际使用时相互套接的情况，而可能是后掩埋时随意扔弃的情况。恐怕我们在前面推测的三种筒形器依粗细相互套接竖立起来使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而多数灰坑中的筒形器碎片，则可能是每次宗教性活动后将筒形器砸碎掩埋的结果。

总之，邓家湾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是一处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主要的宗教道具是三种陶筒形器。由于这个宗教活动场所与同时期的墓地几乎重合，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墓祭的遗迹。假如真是如此，当时应该有用筒形器举行墓祭的风俗，别的墓地就应该有筒形器遗迹，而事实上并非如此。要么邓家湾墓地的死者有特殊身份，因而才有这种特殊的安排。但邓家湾都是中小型墓葬，埋葬方式上也看不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也难以说通。看来邓家湾的宗教性遗迹在屈家岭文化中是非常特殊的，是只有像石家河古城这种规格的遗址中才可能有的设施。与它同在一起的墓地如果有关系的话，则可能是与这种宗教活动有关人员的葬地。换句话说，邓家湾首先是宗教活动的圣地而不是墓祭的场所，墓葬中的死者可能是为宗教活动服务的而不是主体。

邓家湾作为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到石家河文化时期达到了更加突出的地步。这时主要的宗教活动遗迹有经过平整的场地，在场地上摆放大量的陶缸，还有数量极多的陶偶和陶塑动物等。场地是用黄土或黄褐土屙红烧土末和碎陶片等筑成的，由于后期的破坏，现在只剩下一些残片。不知道原先是一整片还是分成几片。其中最大的一片在遗址西边紧贴城墙的地方，南北长有 20 多米，上面放置成组的陶缸。其中北面和南面的陶

缸均已压成碎片，摆放的方式已不大清楚。中间的陶缸大体完整，缸口多朝西横置，也有少数朝东的。推测原先可能是竖立的，就像肖家屋脊 JY7 的情况一样。在发掘区的东南和东部各有一片经过平整的场地，边上横置许多陶缸互相套接，陶缸高度与地面平齐。东南部的陶缸有三排，平面略呈反 S 形，长约 10 米，两端都没有到头，原先应该更长一些。有些陶缸已经破碎或被扰动，中间的一排保存较好，有二十四口陶缸相互套接。东部的陶缸有两排，东西排列，基本上成一直线，只是略微向北弯曲。延长有 9 米多，两端也都没有到头，原先应该更长一些。在这两组相互套接的陶缸上覆盖有红烧土、碎缸片、红陶杯和陶塑动物等。

上述陶缸造型相当一致，一般是夹粗砂红褐陶制，尖圜底或小平底，胎壁极厚，越近底部越厚，最厚处可达 5 厘米以上。体形较大，多数高达 0.5 米左右。样式像缸，但如果真是做缸来用，似乎不必把底部特别增厚，所以《肖家屋脊》报告称之为臼<sup>①</sup>。摆放整齐的陶缸，比较完整的就有一百二十多件，如果把大量破碎的陶缸计算在内，不啻有大几百件，那是多么壮观的一个场面！这样多的陶缸集中在一起，而且许多是相互套接的，明显不是用来做缸盛物的，在邓家湾这种场合也不像是实际用来舂米的。至于本来的用途，似乎两者都有可能。这些陶缸的外表一般分为上下两段，上段多饰篮纹，下段素面，有时下段的上半部也饰篮纹。有些陶缸的上半部刻划一个符号。邓家湾陶缸上的符号有十几个，比较突出的有镰刀、杯子和类似号角的图形。杯子的造型跟遗址中的红陶杯十分相似，只是里面插了一根细棍。邓家湾的红陶杯成百上千，大概是跟祭祀活动有关的用品。在石家河文化中，类似的陶缸虽然不是第一次发现，但是像邓家湾那样集中，又有特殊刻划符号的，确实绝无仅有。只有同属于一个遗址群的肖家屋脊才有类似的情况，但规模也小一些。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在邓家湾，与上述宗教性遗存相关的还有大批陶偶和陶塑动物。这个遗址最初被引起注意就是因为在那里采集到了大量的陶塑动物。这些陶偶和陶塑动物除了与红陶杯和碎缸片等一起出自覆盖陶缸的堆积中外，还大量地出自灰坑和洼地。据统计，至少有十七个灰坑出土陶塑动物，其中单是 H67 就出土数千个，H69 的出土物也数以千计，H116 不仅出土陶塑动物同时还出土了铜矿石（孔雀石）碎块。在发掘区西南角的一片洼地的底部也出土成堆的陶塑动物。由于许多陶偶和陶塑动物已经被挤压成碎块，难以精确统计，只能作出大概的估计，其总数当在一万件以上。过去在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曾经多次出土陶塑动物，多只几件或十几件，肖家屋脊也只有几十件（包括混入晚期地层的），像邓家湾这样巨大数目的陶偶和陶塑动物是绝无仅有的。

<sup>①</sup>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169～172 页，文物出版社，1999 年。



邓家湾的陶偶数以百计，姿态各异。绝大多数头戴浅沿帽，身着细腰长袍，也有不戴帽和露胳膊露腿的。一般头后挽髻，耳、鼻显著，眼、嘴等细部往往被忽略。有的跨腿站立，有的举腿起步，有的挥手抬足似舞蹈状，而绝大多数为跪坐抱鱼式：双膝跪坐，左手托鱼尾，右手按鱼头，显得端庄而虔诚，像是在上祭的样子。

陶塑动物的种类甚多，其中家畜有狗、绵羊、山羊和猪，野兽有大象、猴、兔、狐狸等，家禽有鸡，飞禽有雉、猫头鹰、短尾鸟、宽长尾鸟和分叉长尾鸟等。水族有龟鳖类和鱼类。其中以狗、象、鸡和长尾鸟的数量最多。石家河文化的动物骨骼中常见的家畜水牛和捕猎最多的鹿在陶塑动物中不见踪影，应该不是偶然现象而可能是有意思的回避。动物的造型往往突出特征而忽略细部，例如象突出长鼻、大耳、柱足和长长的门牙，羊突出卷曲的角，雄鸡突出鸡冠等，所以绝大部分动物容易辨认。也有极少数动物难以确认种属，有些做得既像禽又像兽，还有尾部连在一起的连体鸟等，也可能是有意做成的。

当时的陶工还特别着意表现不同动物的各种姿态。例如狗的姿态就非常多，有昂首翘尾站立的，有拖尾行走的，有俯身卷卧的，有侧卧翘首的，有的背上驮一只小狗，有的嘴里好像叼一大块肉，有的像是在汪汪叫，真是千姿百态，活灵活现。大象的姿态也很多，有抬头伸鼻卷物的，有低头伸鼻寻物的，有大门牙前伸作攻击状的，有伫立憨厚可掬的。我想当时长江中游一定有许多大象，而且一定跟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密切的关系，不然人们不会那么熟悉大象的特征和行为举止。雄鸡的数量特别多，大概是因为雄鸡的特征比较容易把握，各种姿态的表现也非常丰富，同时还有母鸡和小鸡，其特征也是一望可知的，足证人们对鸡特别熟悉又特别喜爱。鸟的数量之多超过了鸡，分叉长尾鸟和宽长尾鸟尤其多，但究竟是什么鸟难以确指，其中也许有孔雀，很难说哪一种更像一些。

所有这些陶偶和陶塑动物都可以看作是艺术的杰作，但它们那样集中，又同宗教性遗迹联系在一起，那么它们的意义和价值就不仅仅是在艺术方面，还应该是某种宗教活动的重要物品。

综合邓家湾石家河文化时期的宗教性遗存，可能是反映一种庆贺丰收的祭祀活动。大批陶缸或陶臼摆放在那里虽然不是实际用来盛放食物（粮食或米酒）或舂米的，却可能是在重大的祭典中代表丰盛的粮食收获和加工场面。陶缸上刻划的镰刀也具有同样的意义。陶缸上刻划的杯子和遗址中成百上千的红陶杯可能是一种祭具，而大量的陶塑动物则可能是代表祭祀时用的牺牲。那些抱鱼跪坐的陶偶可能是代表祭祀者的形象，他们那种端庄肃穆和虔诚奉献的神态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作舞蹈等各种姿态的陶偶完全是另外一种表情，可能表现庆贺的场面。我们甚至还可以设想，这种庆贺丰收的大典不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举行的。因为至今在上千处石家河文化的遗址中，还只有石家河

古城中的邓家湾和城外边的肖家屋脊发现这样的遗迹，而邓家湾的规模和内容都要超过肖家屋脊。可见这种宗教性活动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这是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才会发生的现象。童恩正在论述原始宗教在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时说：“在原始社会后期，宗教仪式的举办和宗教场所的兴建可以说是组织和影响群众最方便的手段，这种凝聚力有时连生产和战争活动也难以比拟。在从事以宗教为目的的社会活动的过程中，氏族的上层集团得以逐渐地掌握了控制人力和资源的方法和途径，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sup>①</sup>。邓家湾大规模宗教场所的设置，是与贵族集团为了组织和影响群众，进而控制人力和物质资源的需要相适应的。这对于认识石家河古城在整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的地位，进而研究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社会发展水平和意识形态的特点，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邓家湾考古的收获是多方面的，在此不必一一细述。最后只想提一下1987年秋发现的那件铜片和铜矿石碎块。在我国史前文化中发现小件铜器已经不是新鲜的事了，但在长江流域还一直是个空白，就连良渚文化发展水平那样高的遗存中至今也还没有发现铜器。人们怀疑长江流域在史前时期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制造铜器。如果真是那样，那么把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划归铜石并用时代就失去了根据。邓家湾的发现加上肖家屋脊的铜矿石碎末，正好填补了这一缺环，证明我们过去把长江流域相应阶段的史前文化划归铜石并用时代是正确的。那件铜片可能是一把残铜刀，铜矿石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懂得冶炼的技术，这对于理解石家河文化的技术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很有帮助的。

<sup>①</sup> 童恩正：《中国古代的巫、巫术、巫术崇拜及其相关问题》，载《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312页，岳麓书社，1996年。

# 目 录

邓家湾考古的收获 (代序) .....	( 1 )
第一章 前言 .....	( 1 )
第一节 地理位置与自然环境 .....	( 1 )
第二节 遗址调查发掘经过 .....	( 3 )
第二章 地层堆积 .....	( 7 )
第一节 概况 .....	( 7 )
第二节 发掘区东部堆积 .....	( 7 )
第三节 发掘区西北部堆积 .....	( 9 )
第四节 发掘区西南部堆积 .....	( 10 )
第三章 屈家岭文化遗存 .....	( 14 )
第一节 遗迹 .....	( 14 )
一 城墙 .....	( 14 )
二 房址 .....	( 17 )
三 灰坑 .....	( 20 )
(一) 圆形灰坑 .....	( 20 )
(二) 椭圆形灰坑 .....	( 20 )
(三) 凸形灰坑 .....	( 21 )

(四) 不规则形灰坑·····	(24)
(五) 不明形状灰坑·····	(26)
四 灰沟·····	(26)
五 宗教遗迹·····	(28)
(一) 筒形器遗迹·····	(28)
(二) 土台与灰烬遗迹(遗迹1)·····	(30)
(三) 红烧土、灰烬与柱洞遗迹(遗迹2)·····	(31)
第二节 遗物·····	(33)
一 陶器·····	(33)
(一) 容器·····	(33)
(二) 生产工具·····	(73)
(三) 其他·····	(76)
二 石器·····	(78)
第三节 墓葬·····	(83)
一 墓葬概述·····	(83)
(一) 墓葬分布·····	(83)
(二) 墓葬形制·····	(83)
(三) 葬具·····	(84)
(四) 埋葬形式·····	(84)
(五) 随葬品的种类与陈放位置·····	(84)
二 典型墓葬·····	(84)
(一) 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84)
(二) 圆角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88)
(三) 不规则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89)
(四) 带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91)
(五) 瓮棺葬·····	(95)
三 墓葬遗物·····	(98)
第四节 分期·····	(130)
第四章 石家河文化遗存·····	(137)
第一节 遗迹·····	(137)
一 宗教遗迹·····	(137)

(一) 祭址·····	(137)
(二) 套缸遗迹·····	(139)
(三) 陶塑堆积·····	(141)
二 灰坑·····	(145)
(一) 圆形灰坑·····	(145)
(二) 椭圆形灰坑·····	(145)
(三) 近长方形灰坑·····	(147)
(四) 不规则形灰坑和形状不明的灰坑·····	(147)
三 灰沟·····	(148)
四 洼地·····	(148)
第二节 遗物·····	(149)
一 陶器·····	(149)
(一) 容器·····	(149)
(二) 陶塑品·····	(174)
1. 陶偶·····	(174)
(1) 单偶·····	(175)
(2) 抱鱼偶·····	(176)
(3) 背物偶·····	(179)
(4) 抱物偶·····	(179)
(5) 抱狗偶·····	(182)
2. 陶塑动物·····	(184)
(1) 家畜·····	(184)
(2) 野兽·····	(198)
(3) 禽·····	(203)
(4) 龟鳖和鱼·····	(223)
(三) 其他·····	(226)
1. 器座·····	(226)
2. 纺轮·····	(226)
3. 模·····	(232)
4. 装饰品·····	(232)
(四) 刻划符号·····	(233)
二 石器·····	(236)
三 铜器·····	(243)

第三节	墓葬	(243)
一	墓葬概述	(243)
(一)	墓葬分布	(243)
(二)	墓坑形制	(244)
(三)	葬具	(244)
(四)	葬式	(245)
(五)	随葬品的种类与陈放位置	(245)
二	典型墓葬	(245)
(一)	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245)
(二)	宽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247)
(三)	一端有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252)
(四)	一边有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258)
(五)	四周有二层台的长方形土坑竖穴墓	(258)
(六)	瓮棺葬	(260)
三	墓葬遗物	(262)
第四节	分期	(281)
第五章	结语	(287)
第一节	文化的基本特征	(287)
第二节	石家河古城与邓家湾新石器遗存的关系	(289)
第三节	邓家湾的宗教遗存	(289)
第四节	邓家湾新石器遗存所反映的社会性质	(290)
附录		(303)
邓家湾遗址铜矿渣检验报告		(303)
后记		(304)
英文提要		(305)

## 表格目录

表一	邓家湾遗址各探方地层关系对照表·····	( 11 )
表二	屈家岭文化分期单位器物组合表·····	( 133 )
表三	屈家岭文化分期单位陶器型式分段组合表·····	( 135 )
表四	屈家岭文化典型陶器分期表·····	( 136 )
表五	石家河文化典型单位出土陶器型式登记表 (一) ·····	( 283 )
表六	石家河文化典型单位出土陶器型式登记表 (二) ·····	( 284 )
表七	石家河文化典型单位出土陶器型式登记表 (三) ·····	( 284 )
表八	石家河文化陶器变化表·····	( 285 )
表九	石家河文化遗迹单位分期表·····	( 285 )
附表一	屈家岭文化灰坑登记表·····	( 292 )
附表二	屈家岭文化陶器陶质、器形、纹饰统计表·····	( 295 )
附表三	屈家岭文化墓葬登记表·····	( 298 )
附表四	屈家岭文化瓮棺葬登记表·····	( 300 )
附表五	石家河文化墓葬登记表·····	( 301 )

## 插图目录

- 图一 邓家湾遗址位置图····· ( 2 )
- 图二 邓家湾遗址地形与探方位置图····· ( 3 )
- 图三 邓家湾遗址发掘探方分布图····· ( 5 )
- 图四 AT506 西壁和南壁剖面图 ····· ( 8 )
- 图五 92T7 东壁和北壁剖面图 ····· ( 9 )
- 图六 AT1 东壁和南壁剖面图 ····· ( 11 )
- 图七 屈家岭文化遗迹分布图····· ( 15 )
- 图八 T8 南壁与城墙剖面图 ····· ( 16 )
- 图九 石家河古城北城垣示意图····· ( 18 )
- 图一〇 F3 平、剖面图 ····· ( 19 )
- 图一一 H22 平、剖面图····· ( 21 )
- 图一二 H110 平、剖面图 ····· ( 21 )
- 图一三 H61 平、剖面图····· ( 22 )
- 图一四 H72 平、剖面图····· ( 22 )
- 图一五 H111 平、剖面图 ····· ( 22 )
- 图一六 H90 平、剖面图····· ( 23 )
- 图一七 H64 平、剖面图····· ( 24 )
- 图一八 H71 平、剖面图····· ( 25 )
- 图一九 H94 平、剖面图····· ( 27 )
- 图二〇 G4 平、剖面图 ····· ( 28 )
- 图二一 AT301 筒形器遗迹平面图 ····· ( 29 )
- 图二二 土台与灰烬遗迹 (遗迹 1) 平、剖面图 ····· ( 30 )
- 图二三 红烧土、灰烬与柱洞遗迹 (遗迹 2) 平、剖面图 ····· ( 32 )



图二四	屈家岭文化陶鼎	(34)
图二五	屈家岭文化陶鼎	(36)
图二六	屈家岭文化陶器盖	(38)
图二七	屈家岭文化陶器盖	(40)
图二八	屈家岭文化陶釜、罐	(43)
图二九	屈家岭文化陶罐	(44)
图三〇	屈家岭文化陶罐	(46)
图三一	屈家岭文化陶壶形器	(48)
图三二	屈家岭文化彩陶壶形器残片	(49)
图三三	屈家岭文化陶杯	(50)
图三四	屈家岭文化陶杯	(52)
图三五	屈家岭文化陶杯	(53)
图三六	屈家岭文化陶碗	(55)
图三七	屈家岭文化陶碗	(57)
图三八	屈家岭文化陶碗	(59)
图三九	屈家岭文化陶豆	(60)
图四〇	屈家岭文化陶豆圈足	(61)
图四一	屈家岭文化 A 型陶筒形器	(62)
图四二	屈家岭文化 B 型陶筒形器	(63)
图四三	屈家岭文化 C 型陶筒形器	(64)
图四四	屈家岭文化 C 型陶筒形器	(65)
图四五	屈家岭文化陶筒形器、不明器	(66)
图四六	屈家岭文化陶盆	(68)
图四七	屈家岭文化陶钵、甑、瓮	(70)
图四八	屈家岭文化陶缸	(71)
图四九	屈家岭文化陶器座	(72)
图五〇	屈家岭文化陶纺轮	(74)
图五一	屈家岭文化陶纺轮	(75)
图五二	屈家岭文化 F 型陶纺轮	(76)
图五三	屈家岭文化陶球	(77)
图五四	屈家岭文化陶环、祖、舟形器、模、铃、锤形器	(78)
图五五	屈家岭文化 A 型石斧	(79)
图五六	屈家岭文化石斧	(80)